

賴古堂集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一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題跋

題菊帖後

櫟下生既不能過芝麓先生然常聞先生意中齒
頰中蓋未嘗一刻置櫟下生今年三月二日見先
生和櫟下生渡黃河詩又用韵作懷彥遠詩又附
錄苦寒二詩五月十日又見用櫟下生韵題介壽
寒鴉圖絕句又從徐存永詩卷前見先生手序亦
旁及櫟下生九月廿五日見先生書介壽卷末復
娓娓及櫟下生則知先生每一拈弄筆墨卽未嘗

一刻置櫟下生也先生以詩文奔走海內所稱能文之士求一寓名字于先生筆墨間不可得乃先生獨反覆及櫟下生如是嗟夫辱人賤行如櫟下生一行之夫尚聞聲唾背何以得此于先生哉櫟下生北雪詩已出正先生比以九月所得詩別書此弓顏曰菊帖往呈先生櫟下生雖不得時時奉先生教然得時時見先生所爲詩若文又得間以所爲詩文奉先生教猶能藉此五字七字與先生作半日淡談未爲不幸也憶乙未之春侍先生柏臺側先生慮四方獄書悉心披反十指爲痛亭午尚不及飯耶舍勞飢之餘間停不聿與櫟下生爲

世外談或問及白門往事嘗語櫟下生何日與君
出坐雨花高座遶卧秦淮水閣垂柳絲絲河風蕩
漾中聽柳叟說古昔事或令胡生撥阮令吳郎歌
吾與君所爲小令當不勝此中披翻故紙耶流光
駛速遂復五載先生尚如簞香半浮半沉櫟下生
則已落泥淖中若盧岑寂回憶此語如隔世事嗟
夫當先生與櫟下生抵掌當世時豈意櫟下生今
日耶撫今追昔淚且涔涔透紙背矣先生多情何
以聞此

題與然大師畫冊前

江寧孫公無修名自修以甲子鄉薦授陽江令有

慈惠聲遠貳大同感時亂忽遣兩愛姬棄家雜髮
爲蔚麟和尚弟子游跡浙中自號曰與然巖棲谷
汲縛茆于人跡罕至地顏曰懸溪菴浙人多稱之
曰懸溪和尚云肩薪負重以自給其子間關往省
勅斷家事惟以學道讀書相勉而已甲午示寂菴
中同時以宰官化爲僧者公同里倪篤之武林金
道隱龍眠方密之三公皆有盛名于時而公沒沒
與草木腐聞公行脚時交游有識其面者公急避
去不顧則公實不求人聞也嗟夫旣爲僧矣尚復
與愚下人汲汲求當世名豈非逆行倒施哉公爲
令日子友葛孔昭之弟育生名如呆者從之遊比

公雖髮葛亦卽棄家托鉢爲僧去不知所之公弟志伊名嘉者予幼識其人近亦棄去諸生爲于南和尚弟子行脚匡廬亦不復歸矣公素精繪事聞出世後尚時時點染數峰以自適予見其所作寒梅冊子寄胡君念約者楚楚有致此冊不識爲公僧後作抑現宰官身時作凡十番筆致皆清微幼眇無少點塵犯其手腕觀公于兒女情淡時能拔出愛河毫無沾滯而一時爲之友爲之弟者皆化爲佛子卽其人可知矣筆墨欲不異于流俗得哉黃山漸江上人繪事爲世所重然聞上人一水一石皆脫胎于公云

題許有介急就帖

李北海顏魯公碑石多自開以易他手輒不佳近帖惟停雲出待詔手勒故聲出戲鴻鬱岡上然末卷自書者神采奕奕則知此道之不宜借手石傭明矣雙鉤已隔一紙况聽命于勒石傭重儻耳烏足重米友堂帖世共珍之余在三山所見聞多是主人手勒固甚佳而不能多傳米友比入都未幾而陳子桐雨藏本成未幾而此帖復成余聞米友在葦屋中非黑甜則軟飽耳固未嘗有小暇自作捉刀人而京師所號爲善雙鉤者張用之應詔以勒石名者溫庭堅如玉劉雨若光暘用之庭堅

久作古人雨若耄矣比其爲王孟津勒擬山帖如
無氣息人強招其肢體者則知此帖非出雨若手
明矣雨若旣不能爲米友又無暇自爲此帖神采
赫奕卽起用之庭堅于地下亦不能爲則此帖誰
爲開之如是之善且速耶余去米友僅一垣隔蓄
疑且不自晰况傳之千萬世耶或言三山郡中舊
傳淳化木本福清木本皆倣閣帖用銀錠攬棗木
爲之故爲字重而不滯與石刻異此帖疑是米友
在閩中撫攬棗木自開之攜入此中以愚人者然
歟否歟閩中有高子雲客亦能自書而自開之高
以楷名米友以行草名吾他日將從雲客詢之以

釋此疑此帖首書浩然亭事因做馮氏快雪堂帖以浩然名帖首易下誤一字二幀美下首下各誤一字三葉一二行下各損一字五葉古人字不全蘭亭諸本紛紛聚訟予因詳註之使後之得此本者知爲浩然祖石刻云

題陳章侯畫寄林鐵崖

章侯與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門爲予作歸去圖一幅再索之舌敝頰禿弗應也庚寅北上與此君晤于湖上其堅不落筆如昔明年予復入閩再晤于定香橋君欣然曰此予爲子作畫時矣急命絹素或拈黃葉菜佐紹興淡黑釀或令蕭數

青倚檻歌然不數聲輒令止或以一手爬頭垢或以雙指搔脚爪或瞪目不語或手持不聿口戲頑童率無半刻定靜自定香橋移予寓自予寓移湖干移道觀移舫移昭慶迨祖予津亭獨攜筆墨凡十又一日計爲予作大小橫直幅四十有二其急急爲予落筆之意客疑之予亦疑之豈意予入閩後君遂作古人哉予感君之意卽所得夥未敢以一幅貽人乙未難作諸强有力劫以勢予弗爲動卽有作據舷狡獪者予亦以石家行酒美人視之丙申春予復入閩以此卷自隨念予負臯大讖者必欲殺予媚人湯燁逼人七尺軀尚非我有况此

卷哉又念付託非人負我良友因以寄鐵崖子予友自章侯外惟一鐵崖而鐵崖獨未交章侯予藉此爲兩家驛騎章侯固可以無憾于地下予亦可免輕棄良友筆墨之辜矣

跋顧少宰硃卷

此江寧顧少宰隣初先生試南宮第一人易書之卷也越今百數十年後學某尤及見之論先生文字之精美久與科名並重人人膾炙無俟予爲淡悉獨百有餘年之間風會所趨有可以略觀世變者溯先生起家神宗朝海內承平一時風聲文物號爲極盛而相推爲第一人之文乃獨簡雅醇至

如此豈如今世操觚家馳騁華腴競爲宕往之詞而莫知所止者乎以至一品題也昔則標舉要會多止數言而今則駢章麗句環誦滿楮幅矣一點最也昔則稍分甲乙表見絕尤而今則丹黃襍至園轉若連珠矣甚則中式之篇昔可頒之學士私爲已有而今則上書下第皆靳不示人豈非世變有不同者乎跡其相因相續垂錯始自何時而漸爲流變差數遂失其初以此推之凡質文之代嬗繁簡之迭移禮樂政教人心風俗之推遷而莫之底亦尤之乎此矣豈獨文章也哉

跋黃心甫自敘年譜前

世知心甫爲詞人而不知其爲有道士也君制舉業最有聲當世所遴選文字同人奉爲準的以好爲沆洋自恣之辭不能俛首從時好故垂老無所遇獨以撰述自娛所選扶輪詩集多至三四刻世但知今日詩事之盛操選政者比比不知皆創始于君滄桑後詩文一道幾無人過而問者賴君綿延其間尚畱風雅一綫君護持之功偉矣自扶輪盛行于世因以君爲詞人試觀婁東吳門互建赤幟時四方操觚者無不蛇行匍匐執弟子禮惟謹君獨與抗行且以標榜相戒同人方以爲迂未幾而復社之難作及余鄉寇亂撫豫者欲以宋屬一

邑煩君君堅辭不赴未幾而宋城陷以此觀之君
豈僅僅一詞人已哉余以詩交君每過錫山必訪
君君亦嘗顧我于雲門止予真意亭中卮酒論文
娓娓不倦余返內室君猶挑燈錄予古文辭辨明
弗止蓋君方取三百年來古文短篇爲識小錄故
隨地採取手錄至數千篇其勤學如是予許爲君
梓行舟過錫山再訪君而君早歸道山矣公子長
瑜以此譜相示翻閱之餘猶彷彿雲門夜話時也
不勝人琴之感因書數語歸之

跋爲與三序詩後

乙未春予爲與三序詩書長幅以貽越十餘年與

三裝成一卷持以示予再讀之文固不足存而當時書法亦頗小遒勁今老矣執筆如挽十石黃間遂不能爲此等字猶記童子學爲文字時取前數月及年餘前文字讀之輒面發赤師必許爲進境予見此文頗不愜予意而但殊矜所書亦足見子年來潦倒疎放懶於筆墨之大致矣獨喜此卷經予患難後都不復記憶而與三遠渡桑乾家藏圖書多所散佚此卷猶復歸然予亦幾幾隨與三作關外客而得夏會白門共對此卷嘆息此皆出自意外人生何事可以臆度取必乎不禁爲之惘惘因書此以歸

題陳章侯畫與林鐵崖

丙申以此卷寄鐵公時公方備瓊海兵戊戌予復自閩赴廷尉質抵西曹不十日而公亦中讒逮至頌繫之地相去數武唾咳皆聞獨不能交語耳當時意吾兩人旦夕且歿卽徼天幸而貽此卷與藏此卷者漏其一得不死然已不能並活此卷歸他人勿論矣使貽者不得脫藏者獨存何以把此耶庚子公旣蒙

恩南還辛丑予寃亦雪是年秋值公明聖湖出此相視裝潢有加舊觀頓反觀故人手跋皆爲予抱痛予把此卷蓋不禁潸然淚數行下也嗟夫鐵公

當時意我兩人卽萬幸一脫耳豈意貽者藏者不
隻歟乃得並活復從荷香桂影茗椀爐香間從容
展視如是耶嗟夫鐵公東崖先生所謂日影之悲
山陽之痛予兩人幸免矣第章侯不免作人琴之
感予對此滋戚今日章侯第四兒鹿頭涉江過慰
一衣帶水便是老遲埋骨處鐵公固因此卷以交
章侯者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題所作八分書寒鴉歌後

已亥重九後一日寫此賣錢沽酒綴以二絕一誰
能隔宿對黃花度盡重陽更憶家欲換青錢沽雪
酒八分小字寫寒鴉二難教去盡外來姿老腕羞

慙力不隨方爰出誇官樣好阿誰解愛邵陽碑命
童子攜出戶童子笑謂予收此冷淡生活應惟虎
林霍君已而果爲維翰索去攜酒爲予作三日醉
維翰雅好筆墨遂爲童子所知邵陽碑卽不方整
亦復爲人愛老人潦倒塗鴉尚可易三日軟飽皆
足記也

跋宋去損分書卷後

去損分書得之其從叔祖比玉處士而道勁多姿
似又過之近以予累在簾屋中時時爲書自遣輒
爲人取去手腕卽欲脫固未嘗少拂人意然究其
意未嘗肯向人也予嘗謂維翰去損分書會當孤

行而獨喜爲君書君當多購之以壓多寶船予但
意去損卽返里門不則出爲世用卽甚喜書未若
簾屋中多暇日耳豈知未數月此語遂成惡識耶
去損沒片紙隻字一時拱壁至有紛然角爭者吾
師退谷孫夫子欲俟去損出書其詩竟不果爲詩
哭之屯溪吳冠五常蓄小弓欲俟去損小暇時書
之亦不及至形之咏嘆兩公不妄許可尚重之若
此他可知矣去損素重其書在閩時不甚爲人作
入簾屋輒肯爲人作豈預知廣陵散之將絕耶重
陽雨後重披此卷會去損素旆適于是日返車過
腹痛潛然書此維翰多情收展之餘亦復何以遣

此耶

宋比玉臨董文敏各體十九首跋

比玉人知其善分書不知其行楷俱登峰造極人恆索其分書比玉亦以漢隸應之耳其合行楷漢隸爲一卷者爲六體千文離漢隸單爲行楷者爲摹董文敏各體十九首千文向在莆田黃若木教諭家教諭沒命其婿歸予乞予誌其墓其婿以三斗粟易之林小眉林後以重資歸之孔學憲文在余曾一見之十九首流傳數處近爲吾友鄭汝器所寶汝器作分書直駕比玉而上恆爲余言此老之工行楷不在分書下可謂知比玉者矣比玉自

言臨此卷如撐上水船不離故步予觀其卷直入
古人之室豈第雁行文敏此當是駕長風破萬里
浪乃云撐上水船耶予旣失若木于文得時時從
汝器展視此卷不異我有矣

爲林鐵厓題嗎啣吵國畫

鐵厓之中讒始于議屯田然鐵厓罷官後屯議驟
行棄其身用其言猶勿棄也况以民瘼罷官卽言
不行庸吾辱耶鐵厓勇于爲善每不計後之利害
嗎啣吵國人貿易之艦鎮將沒入之賴公得免然
幸鎮將谿壑已滿公因得左右其歸使小人不利
其所有而公然借外叛以加貿人公必與爭爭而

不得公必竟釋貿人公竟釋貿人小人直與公難
謂公私于外不上聞而直縱之事不大於議屯田
耶雖公以此罷官亦有以自慰但小人有詞不復
以屯田之美罷公矣小人欲殺君子間有不爲所
殺者終以利在甚矣小人之好利爲福君子而君
子因其好利猶得少行其爲善之志如此也

題老蓮畫與王竹菴

予與竹菴性情嗜好無不同數年以來交遊亦無
少異所異者予長竹菴十有八歲予得交老蓮竹
菴不及見老蓮耳竹菴將返里予出老蓮此幅相
贈據琴人酷肖老蓮疑是此老自圖其貌竹菴收

展之餘應彷彿與老蓮遇也老蓮生平以不登二
華爲憾竹菴雲開立馬時其懸此幅于蓮萼峰下
使此老一慰生平

題畫寄林鐵崖

乙未冬將復入閩牧齋先生送予江上出此爲贈
丙申春得鐵崖先生書無以伴緘便割愛轉貽潤
甫筆墨妙天下此尤其合作僕欲以此易瓊崖沉
穽數片他日舉過亦只焚畫差勝子瞻所云焚牛
也鐵崖想當許我

題宋轅文藏淳化帖

墨黑甚于漆字豐穰有神采無銀錠紋而此卷不

自索字止其爲初搨賜兩府物無疑閩灘險惡希
世之寶蛟龍所妒其慎藏之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二終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三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題跋 像贊

題黃濟叔摹泰山碑

黃濟叔規李斯泰山碑爲指頂小篆纖微無不畢肖自有小篆來未見有神合如濟叔者間嘗訝晦翁矩步聖賢而其書乃學阿瞞濟叔端人正士而亦撫上蔡書人與事遂大相反乃知世間絕技不能禁奸臣賊子之不傳亦不能禁端人正士之不學有如此也阿瞞有妓以聲自負而性惡劣瞞乃使他妓盡得其聲而殺前妓是殺妓者非瞞也盡

得其聲者也濟叔蓋能上蔡之聲者此帖出更無人道著上蔡奸人慧命一旦殞于濟叔三寸不韋中豈不大快他日學上蔡者第曰吾學濟叔而已惡知其他則生濟叔之後而好爲此技者顧不幸哉

徐存永鈔秦京詩集跋

一言之託遲之數年之久又遠在數千里外尚鄭重不忘如此存永不可及矣吾兒于此等事當銘之于心世人握手促膝許大事反覆披陳尚一過漠然詩文一道益迂闊之矣羊長玉掇羅存永鈔錄其意皆足令人感也羊名璘汝南人存永名延

壽侯官人興公先生子

題許子韶畫

昔人有發蟻穴見其屋宇層構上懸審雨堂額者
世多不信以爲荒誕而蟻之能陣則世人所習見
也憶童子時每以餌投地致其相爭初一二蟻自
東西來乍見有餌各疾馳而去若奔告其衆者少
焉羣蟻從穴中擁出隨前蟻爲嚮導先後各至餌
所相爲攫取環集餌旁者競對嚙如鬪蟋蟀狀或
一當一或兩當一甚或三五當一至有委骸地上
或折脰斷頤扛持以去者兩軍持久必披靡其一
後已古人師蟻鬪而有戰陣豈不然哉夫氣矜如

東坡全集卷二十三
二
賁育而技巧遂不及般輸世未之有則謂之有審
雨堂亦空今得子韶寫出可淡入悟世人少見多
怪固未能觸類廣之也

題汪湛若臨摹黃素黃庭後

予常聞韓古州先生所藏黃素黃庭是鮫綃書綃
茂密諦視之不似側理有縱橫跡朱絲界畫亦織
成者爲人間第一神物先生寶藏過甚雖風日晴
好間以示人亦僅露一二行卽兢兢什襲故世人
見者甚少不獨予也真跡將歸 禁苑時湛若汪
子操舢艫窮數百里畢旬日之力追尋臨摹不盡
不止若古之嬰曰輩知其故人宗祀將絕毅然求

其子孫多方撫之使其一綫不絕者豈不異哉予
不得原本猶幸從湛若觀其形似雖不得仙亦足
以豪矣

題試雨茅舛急就帖

昔人云求晉人真蹟不得得唐人雙鉤足矣今人
並雙鉤不能工况臨撫乎介壽許子以書奔走海
內見海內摹勒其書者並其形似不得憤而爲此
以示之桐雨與許子爲忘形交所藏許子書甚夥
此種雖許子遊戲之筆然力能使工爲摹勒者每
見此帖輒槌心自愧曰吾黨之技何由輒進于此
使許子不致以此愧我由此而進焉他日摹勒許

子之書或能于形之外別得其意之所在未可知也定武蘭亭淳化祖榻雖極貴然尚有子孫傳在人世此帖所謂教外別傳法中孤行者桐雨寶之

題鄭汝器藏李宋合作畫冊

長蘅作畫如獅子孤行不求伴侶許爲連鑣接軫者比玉孟陽二人而已長蘅常語虞山先生曰余精舍輕舟晴窓淨几間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虞山笑曰吾却二快看兄與孟陽耳是冊爲長蘅比玉同在湖上作比玉與兩君極有苔岑之合使三君鼎足共峙含毫吮筆虞山見之當復樂外汝器收藏最富尤寶此冊他日當覓孟

陽手跡都歸一篋致足樂也當時目三君爲華岳
三峰汝器幸陟其二何難更登其一哉

題姚伯佑梅花箋子

余在閩送郭生去問北上有嶺上梅花開已遍渡
河始見一枝新之句蓋紀江南北花信之不同也
今歲在江南一過靈谷梅尚無信渡河來絕無暗
香疎影惟從瑤星筵上得見伯佑此枝江南河北
一年花事如是盡矣伯佑取鍾山梅瓣加枝幹其
上蓋幻枝幹作返魂香者同人有姚梅之目非謂
伯佑以畫梅世其家意謂庾嶺元墓西溪銅坑外
天壤間又有此種耳予與兩君同家江上同客青

齊折來歲晚看去鄉思誦少陵詩令人百端交集
矣

題王東臯冊子

數點墨耳作如此結撰令人愛殺不必更以荆關
董巨相方擬矣予藏數十年以來名賢之筆多至
數十函而未得東臯一帙觀其灑然得意自愛自
賞空不肯輕落人間一筆正如遠公邀淵明入社
猝不得其溷跡一往也

題許子韶郁李

子韶服道有年嘗棄人間事閉閣學仙則丹青伎
倆空非所措意而工逸至此然從來無不慧性神

仙葛稚川列籍上真而文詞雅尚瑰麗則一切筆墨靈異不妨爲仙家遊戲謂神仙盡從朴質當不其然今子韶已化去而其妙筆猶常在人間獨有濯濯出塵之槩則謂子韶畫爲畫中仙也可紫陽註詩棠棣郁李也此其是耶觀其素質搖空傾斜不定宜詩人有翩反之嘆

題王東臯畫卷

予與東臯交旣久嘗出予所藏恕老堂畫冊共眎則東臯論畫理甚悉指點之下確有折衷以爲與予同嗜好耳及以此弓見示乃知東臯已證此道三昧宜其言之親切也夫古之得趣山水者多以

筆墨自寄蓋幽清孤曠之蹟非世緣之所能勝故
昔人作畫有登百尺樓猶綴其梯級者期于絕遠
囂繁始能經營盡意而東臯精活人之術求者在
門迎者在道炎蒸凍靄中濟人無寧轍而其用筆
之妙有子久雲林所不能絜勝者始信胸有靜力
正不以離事自全耳蓋從籃輿僕僕中無異掩關
蕭寺之致此東臯所以別字輿菴者乎昔坡公以
畫貽人詢其開看還能飽人使世有凡俗已入膏
肓者以此等妙畫示之沉疴當卽立起孰謂開看
不可以藥人愈疾歟同時鄭谷口以醫而精篆籀
東臯以醫而精繪事白門詢多異人哉

題宋去損八分書羣鴉寒話圖歌

許有介畫羣鴉寒話圖予爲作歌去損取而和之
復摹漢隸登之佳繭更附諸公唱和諸絕于後旣
發予愧乃復以歸之霍君維翰君甚工書詩亦楚
楚有致去損書固稱勁敵僕歌何足珍也淳于生
將入贅見左右金翠步幃彩筆玲瓏不斷數里生
坐車中心甚恍惚雖子華數言笑解之終不自安
僕展此卷殆復爾爾

題胡元潤畫冊

金陵畫學秀絕江左近代以來獨胡長白先生時
出高古澹遠之筆不入嫵媚一流最得南宗之淡

長白羣從皆有家法我元潤尤爲傑出每一落墨
矜貴如金所謂逸品在神品之上者也與予交三
十餘年相對惟論筆墨間事談畫學者一曰人品
高惟元潤不媿斯語頃從棘叢中歸來詢其近作
出此冊相示云將以遺子奮高使君子展玩再四
如武陵漁人遇先秦人卽雞犬桑麻皆有雲氣不
獨爲家學再開生面且駸駸度四家前矣使君精
于賞鑒卧遊之下自有神會予欲効據舷狡獪不
可得也因識數語歸之

書馮幼將畫竹卷後

予與幼將生同壬子月日咸同惟時差異耳幼將

與予定交于大梁張林宗夫子座上時爲丙子予
見幼將畫竹卽始于丙子則予見幼將竹于今蓋
三十五年矣幼將酒酣弄筆縱橫任意旁若無人
墨汁淋漓之致予得而見之淒心入微慘澹經營
吮筆含毫惜墨如金不輕著一筆之苦心予亦得
而見之三十五年間大而數丈小而盈尺縮而數
寸密而叢叢烟雨曠而羅羅清疎多而文湖州之
渭濱千畝少而梅花道人之一葉予皆得而藏之
然幼將每一落筆卽爲人攫去而馮氏家固無所
爲竹也今日得觀此卷是幼將生平合作回憶林
宗夫子座上與大士戒公澹生及予弟六嚴環觀

東坡全集卷之三
一
幼將寫竹每當其得意時輒歡呼雷動如壁上觀
曾幾何時諸君子皆化爲異物而予與幼將亦皆
頽然老矣幼將撫此卷曰予將貽兩孫則馮氏家
自今有竹矣予見幼將有老冉冉將至之悲亦忽
忽有動于中亦卽以所得幼將竹分貽五兒子予
與幼將約從此君勿更寫竹子亦不更向君索竹
得于情話軒蕭蕭數竿中含飴弄孫無事相對以
保此餘年詎不大愉快哉

題徐青藤花卉手卷後

青藤自言書第一畫次文第一詩次此欺人語耳
吾以爲四聲猿與艸草花卉俱無第二予所見青

藤花卉卷皆何樓中物惟此卷命想著筆皆不從
人間得湯臨川見四聲猿欲生扳此老之舌櫟下
生見此卷欲生斷此老之腕矣吾輩具有舌腕妄
談終日十指如懸槌寧不愧死哉余過山陰旣不
得見公訪所謂青藤書屋者初歸吾友老蓮今蕩
爲荒烟蔓草矣卽其子戲呼爲蕨渣角尖者亦沒
沒無聞青藤之名空與千巖萬壑競秀爭流而已
撫此浩歎者久之

題蕉堂索句圖

丁亥冬初予由江右入杉關抵邵武時寇遍郊圻
予困守孤城者八閱月寇小退道路梗塞又不能

入會城寓署舊有小堂蕉百本叢之予少爲修飾
益種蕉數百本于其中成同書四卷字觸六卷蕉
堂詩一卷翼揚二卷成其半于時讀書賦詩殊自
適也戊子初夏始抵榕城爲郭處士無彊述之無
彊爲作此圖當時皆以爲曲肖逾今庚戌二十三
年矣取視之不復知圖中爲誰何氏因題以付延
兒藏之延兒今年甫十八爾時尚未生更不知爲
誰何氏也撫今追昔嘆息久之記一顯貴見此圖
訝然曰堂堂豈宜蕉名宜公之雙眉日促也更規語
云公詩不宜作不吉祥語予不能從則予數嬰憂
患自取哉

又題蕉堂圖

記子作令維邑時邑故孔北海治地予顏退食之
堂曰無事取北海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
事矣語非以地近高密妄擬蓋公也後一令至訝
然曰邑可無事耶亟命撤之于生鳴岐請之藏於
家乃知世不乏誚蕉堂者庚戌四月再展此圖附
識之以博觀者一笑

又題蕉堂圖

許有介作蕉堂種芝圖胡元潤作蕉堂聽雨圖陳
章侯作蕉堂夜話圖皆影似一人未肖予貌也當
時以無彊此圖爲曲肖予貌今視之則亦影似之

人耳煙雲過眼人壽幾何諸圖皆分散諸兒邵武
之堂尚存否種蕉尚復聞雷長否此影似之人能
復長存人間世否不復慨然但取濁酒與此影似
人陶然共醉而止

又題蕉堂圖

王伯常大將軍過昭武爲予葺蕉堂予謝以詩有
虛堂能憶我更爲補甘蕉之句送陳克張返閩有
修修閒綠裏爲我拂蕉堂之句再至蕉堂有綠天
影裏意幢幢種向愁城只自攻一夜雨聲十斛酒
同君戰盡五更鐘之句題胡三元潤蕉堂圖有意
有餘于幅烟爲一半閒之句在海陵懷蕉堂有甘

蕉真壯兩楊柳故柔風之句子之纏綿于甘生者
至矣生曾無一字報我倘更漠漠予將嗾修竹復
彈之客有自閩來者微聞甘言公固不耐彈者奈
何以此恐予

題王若谷藏麻姑壇帖

善撫麻姑帖者惟閩人林昇卿林爲予撫一本無
毫髮弗肖予所藏此帖不及若谷然得林書亦足
自豪矣弇州謂顏書骨露筋藏以予所見若麻姑
帖則筋骨俱藏今之學顏者得其郛耳安知其筋
骨之所在我輩惟當學校猶神仙亦復歎滄桑予
舊咏此詩舉似若谷應爲發慨

題溫永和尙小像

直心道場隨意踢弄常不自輕得大自縱誰縛爾
來月明花動一直向前高塔沒縫

題祝培之小像

頂圩瞳方頑仙陸地仙不屑爲爲初發意是一來
人能一切棄公方建刹竿於指端而世方索公于
奇器撒米丹砂狡獪餘戲爲須彌爲芥子吾無以
名君之所肄

題曹星子小像

奇服自好骨相應圖吾疑爲洛浦之美而世乃曰
避世之潛夫西冷雲老孤山客逋蘆中人蘆中人

豈非窮士乎

題止菴和尚照

虎藏深霧龍帶濃霞止菴高座遠彼紛華不指一
株栢不筭七斤麻不博飯養閒漢不打鼓弄琵琶
淵哉雷默吾無以窺其涯唼洞口桃花發應知別
有家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三終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四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祭文

祭福建按察使程公仲玉文

嗚呼公之沒於霞嶺也余撫而哭之實絕於地同人相視莫不失聲是時緹衣在道夕不畱行不遑揮涕以陳哀誅旣下請室命懸旦夕每一念公輒哽塞不能成語賴公之靈徼天解網沉寃獲雪南奔兩親之喪伏處草土收召魂魄始得走一介以生芻一束告公于宿草之前然已去公之沒四年于茲矣嗚呼哀哉非敢後也望不及此也維余與

公山川異地冠綬各天無論無枯酒殷勤之歡卽欲謀一面通半刺而不可得當余中讒入閩讒人高張天日蔽蔽公秉憲南來始披讞牘淡文巧詆幾於不可聽聞公旣爲之色變矣迨庭訊之日屢訊屢異目覩閩人呼搶訟冤無一不與前牘背而馳者乃知讒人迫脅之威法吏羅織之酷若不置余舛地不止也公于是赫然義憤椎案戟掌曰天乎天乎殺人媚人我不爲也率諸郡賢執法諍之中丞中丞不能決上之司寇於是公與余輩百餘人皆纍纍北逮矣旣逮之辰閩人臥公車下焚香雨泣呼使君聲殷然屬天旁觀不能仰視公慷慨

語曰勞苦諸父老子弟我以白周公寃獲罪李杜
齊名何憾又笑語諸賢執法曰無與公等事

天子神聖我當伏闕以一身諍之聞者無不壯
公之神定而志烈也溽暑星驅舟車偪仄敷衽接
席義命相砥詎意漁梁道上忽成永別哉公初示
疾時余就視之吐氣如虹霓張目若有所告余不
悟其欲訣也啓手之後無他長物蕭然枕函中一
稿存焉則爲余訟寃疏草也余讀而泣泣不忍竟
讀嗚呼痛哉然後悟往日之言與其張目以示者
公真烈丈夫哉余頌繫幾二載閩人以株累至者
詔獄掠治同口訟寃至死不易曰吾何敢負程公

郡執法諸賢同口訟寃至死不易曰程公且死我
曹爲何思焉于是都人士知余之寃無不嘆公之
義雖無一面之謀半刺之通亦各激發風颺昌言
不諱以至桑林之禱章滿公車朝讞之時烈風動
色卒蒙金雞之恩不作玉門之客得有今日復
爲人子此孰非我公更生之也哉公平日交諸公
卿與定山先生稱莫逆定山大風詩有上黨觀察
陳義高之句于布衣則友彥遠余嘗寄語胡子倖
遂生還當約絮雞酌公隧道何期纍臣宿業彌淡
兩親次第見背祝網之日見星而馳致侵前諾負
我良友悲夫悲夫余何人斯乃辱公之高義如是

哉設使當日公之遺疏得達

天聽則寬必早雪而公心可慰不幸爲讒人中格
徒使瀝血千言塵封司寇之堂公之目其能瞑耶
自公沒而余之荼酷有公所不忍見聞者冥冥之
中其知之否耶公卽不及知而盧孫二賢泉路相
逢必能道之公亦爲余太息否耶若今日之尚得
哭公非獨夢想所不至亦我公九京所不及料者
也嗚呼哀哉余今者惟先人一抔之計旦夕是棘
倘此生未填溝壑則蚍蜉之報詎能一刻忘余卽
衰廢而余之子若孫不圖所以報公子若孫者有
如此日公生氣浩然英爽如在和淚伸紙幸其鑒

之

祭建寧司李君碩孫公文

嗚呼公生於秦郵文學之邦蚤歲以文章名余僑居白門相望止一水曾不及通姓氏迨余治兵廣陵往來射陽甓社間公閉戶服古固不屑爲陽鱈也余在閩八載公始登賢書午未之間余以內召北行中讒解組載入閩中困于鉗網公初筮仕得李富沙余乃獲望公顏色於執法之庭嗚呼公于余何有哉何以辱公之高義累公以死也當讒人之必置余死地也富沙舊李以身先之煅煉之下死於者數輩將以單詞具獄矣乃獄未具而余以質

訊至舊李休讒言迫公論佯示平反以謝輿口而
淡文巧詆已淡中讒者之心因驟得美遷去公一
下車緇聞故牘不勝義憤遂昌言于庭悉反諸羅
織時值亢旱歉甫竟而甘澍大降閩人有束卷雨
之謠蓋頌公等也或以舊李事動公者公正色曰
殺人媚人以取高位彼何人哉我知有義命而已
及人對司寇公抗辨數百言嶽嶽不撓會舊李用
事惡其辭直陰謀肆螫焉公與余先後被掠治公
執對如故當事亦爲之動容余須臾得不死而沉
寃卒以大白者皆公之力也嗟夫榮辱至明也死
生至大也公親踵羅吉之後目睹讒人之餘焰顯

爵歆之于前嚴譴驅之于後顧頰左右禍福判若
天淵而公不之顧秋曹之法酷逾秋荼命懸漏刻
使公稍委蛇其口亦可旬旦夕之生而公亦不之
顧歷數古今義烈之士安得有如公者哉余呻吟
卧請室公以感憤成疾聞余有吉音則一舉箸得
一惡語卽終日不食余心憂之屬令嗣日作好言
慰公與公強飯亦不虞公疾遂篤也迨獄益急公
并却藥餌不進神明湛然意度冲和無復曩日激
烈之色蓋公之得于天者定矣嗚呼痛哉公惟不
忍余之外也故不惜自生而之外余自分從公以
死矣今反倖自死而生余今顧哭公將何以哭

公哉余不幸兩親相繼見背祝網之後見星而奔
不及過秦郵半步將俟居廬之後匍匐而至日者
令嗣惠然先顧余于苦塊之間執手哽塞不能成
語思公浩然之氣上爲日星余何敢更作兒女常
情之詞以瀆公靈所可爲公慰者令嗣德器厚重
才華振蹕于公活人高其門閭廉胤負薪乃食寢
丘天之報公必在公後若余之耿耿寸心矢所以
報公者非揮淚之所能盡惟公鑒之于冥冥之中
而已

祭汀州司李若義盧公文

嗚呼公與余同出江右而余以遠條中土宦遊南

北未嘗數過里門雖從知交中耳公文章氣諠之名而道里間之余於乙未備員司農中讒解組待臯邸舍公乃筮仕得汀之司李則余之去閩已一年所矣公至閩時讒人之焰赫然彼虎而冠者望風承指慮無所不煅煉以實余誣公正言諍之不得微詞動之亦不得強署公名以上公慨然曰殺人媚人而或爲彼署紙尾非人哉數數移疾終不得請或曰彼人旦夕且顯擢公所知也公不犄之且從而挂之縱不爲官爵地不畏嚴譴耶公怡然曰我獨恨周公寃不白耳以白周公寃獄罪何憾移疾如初會余以質訊至向者射影含沙之說消

沮不行虎冠者爲公議所格乍前乍却公奮筆暴其寃狀於是賢執法之後至者皆慷慨平反如公議實公倡之也西曹以前後議異請逮赴北公以署名後牘與焉西曹見公之先後署也吹索特甚公具白所以侃侃不撓虎冠者適爲曹郎心銜其直又懼擿已之隱也從旁肆螫必欲殛公而後快公體素清羸復抱憤激卒以此鬱鬱致疾嗚呼痛哉公遂于理學義命自安未嘗有希微怨懟之色又旁通天官星緯家言自下請室日夜纍纍貫械負鎖不肯脫人詢之終默不荅意中若有所禳如景純故事者余以公神定而天全雖示微疾天必

祐之而豈意百身難贖遂至此哉嗚呼脫使公肯蚤從酷吏之言淫刑以逞讒人必悅而立躋之要津不然卽自引前讞姑爲委蛇以諉之後人亦可免于逮繫之列而公獨不邀福于先不避禍于後甘以其孱弱之軀備受榜掠抗論异同之故之外而靡他此豈人情也哉余自聞公之沒中夜旁皇熟思疇昔旣無縞紵之交又非冠綬之誼公何有于余而嗜義如飴至以身殉也余思之而不得其故豈予昔遊于汀庶無罪悔公以信汀人者轉而信余之生平耶抑豈釋氏所云夙因之說數當相累耶余自分從公以死志也勢也今倖不死且得

歸而哭公此非勢所能爲亦非志之所及期也憶余在請室送朱子扶公櫬歸爾時恨不能奮飛以從今歸矣諒當匍匐章江自賁鏡具不幸兩親相繼沒于白門戀戀倚廬未離草土遲遲我行職此之故知公能恕余于冥冥之中矣若夫公之盛德必食報于後人余之啻恩惟永矢之沒齒余負公余忍負公哉英爽不昧庶其鑒之

祭毘陵吳儼若太翁文

嗟夫某無狀以一身累任菴公以及我太翁盡人知之矣太翁捐館舍某過毘陵炙鷄絮酒痛哭于太翁靈輜之前人以爲某緣累太翁哭之不知某

之哭哭太翁之知我也太翁知我安敢以世俗之
詞陳爰以余受禍之源有太翁所不及知及任菴
讞獄之難太翁知我之淡有世人所未盡聞者痛
哭陳之方余由閩臬備員左右藩凡數載自以爲
兢兢可以告無罪旣而擢副憲佐司農而大司馬
佟公以總督入閩也余去閩且久舊例非計典無
議及去任者余生不辰巧與禍會當司馬之揚帆
而南也余北上實從陸相去且遠時撫吳周公罷
任歸乘巨艦鼓吹而北司馬之從者遙呼曰誰何
氏周之僕從以罷任歸諱其撫吳第遙應曰周都
憲司馬曰是且過我設具以待蓋司馬之族予葭

萃戚也久之巨艦鼓吹益作不顧去司馬赧且怒
曰孺子辱乃公于是逢來迂者輒奮詈予浙帥馬
進寶者以余晉副憲時欲與予姻會予醉掀髯曰
渠安得如許子女遇人乃輒得偶進寶憾入骨知
司馬之怒予進曰是常索我金而泉帥馬得功者
常帥京口越江陷揚民以盜者七姓予時備兵于
揚力爭之民冤雪得功坐是奪帥得功亦偵知司
馬之憾予也進曰是常陷我鑄我級故當時有兩
馬踏一舟之謠然司馬之意在得予金予固無從
得金司馬待予金久不至飲章密告矣賴
先皇帝聖明習臣素行令回奏不加褫革司馬恐

趣讞者亟治獄時任菴方司理延津太翁以家郵語之曰毘陵道上往還多閩人頗聞周君賢獄或及爾爾任之勿辭然是時獄尚未屬任菴也初讞時司馬命材官健兒屏列讞者後不誣服者輒目讞者曰刑之夏不服則瞪目曰重刑之于是有三木夾足夏以三木夾水上者有繩其腦睛突墮者有火鐵烙十指指盡脫者然卒無一人誣余詰旦刑如初衆曰公教我証某若干金卽証某若干金於是讞者听然落筆書若干金矣會

先皇帝念臣某在都無從定獄復遣臣某入閩質是時獄方分屬任菴公太翁復以家郵至曰未有

舛數人而無一人誣周君可以定獄者爾輩身任之獄必有變于是任菴公與望如王公無間田公奮筆曰亮工無罪某等以身保亮工無罪以其牘上臬長仲玉程公公曰亮工無罪司理言是某官可罷不能殺人媚上官也撫軍執以爲不可是時閩民皆罷市呼籲撫軍前聲且動地撫軍無所適乃請廷質于是某與白某寃者俱逮而北舟過毘陵太翁語任菴曰恐廷質耶是非廷質不白爾旣以身任之獄必有變爾毋恐入都凡對簿者七閱月斂衽楊下者又八人卒無一人誣余讞者終引余未至閩游移之牘論余及諸公舛太翁

聞之以家郵至語任菴曰未有前後數十餘人無一人誣服可以定人外者獄終必有變爾勿恐會以風變減戍任菴遣僕子迎眷屬太翁又語任菴曰獄旣變矣

天恩浩蕩當不寧是爾待之母恐及

先皇帝違和憑几肆赦孤臣與任菴諸公俱南太翁語任菴曰天道足恃也老翁豈誑若者獄旣白會當陟用屬諸公好待之明年某蒙

今上錄用又二年任菴與望如無間諸公前後復故物任菴需次返里太翁曰天道好還老翁豈誑若者吾知是獄必變以前此諸公治是獄之輕且

急也輕且急不足成一事定大獄耶人以是服太翁之卓識嗟乎悲哉太翁固卓識者然予何以得此于太翁哉當任菴之白予獄也凡知交無不爲任菴危謂以身徇人良苦乃太翁在堂任菴不聞以親在不敢許人之說稍自退縮而太翁斷斷然必是獄之必變不少爲婦人之仁勸其子以依違兩可苟且功名則雖任菴之生我實本于太翁之知我也今任菴將服官于朝余方欲以報生我者報知我而太翁忽以無疾逝矣嗟乎悲哉余向官青齊迥懸南北今來白下與太翁里第少近蓬窗葦岸一水相望猶可修登堂之敬通尺寸之忱乃

自顧七尺瀕危者數矣猶覩顏人世而知我之太
翁遂不復見也嗟乎悲哉余之累任菴以累太翁
至于如是今日哭太翁痛不成聲而但敘其得禍
之源以求見原于太翁並述任菴讞獄之難與太
翁知我之深祈天下後世有以共見之嗟夫子遂
以此報太翁矣余尚謂比于人數哉炙雞絮酒以
世俗論太翁必憾而擯之太翁知我或不吐棄我
也

祭王瑞芝太翁文

順治十八年正月八日望如王先生被恩南還
明年康熙改元二月二十二日先生扶太翁之柩

將歸葬于黃山其年家子禪服某偕弟某率子某
姪某痛哭致祭爲文以告曰嗚呼某遂不復見吾
太翁耶某家與王氏同金陵占籍某父與太翁雅
相善往往稱王君有隱德後必有昌者及王氏昆
季有名諸生間聲籍甚某兩家兄弟相望然未嘗
操雞黍敘通家之歡遇于途莫相識也某以屯蹇
歷宦南北王氏爲諸生益有聲某官閩藩而王仲
公望如先生成名進士某 召長御史臺遷少司
農被誣劾復赴閩勘已而望如來司李泉州某聞
而嘆曰嗚呼此固吾父所稱隱德王君之仲公也
此世所稱望如先生而某曾未識韓荊州也比仲

公至閩之人言王君英邁甚甫下車折獄無遁情咸相與敬之憚之屬某被誣事當面質仲公兢兢奉三尺法庭別之人周訊焉人人極呼籲而王君極詰問必無所遁情而後止以其案上之臬長再推鞫如王君言而某被誣事乃大白某葢于跼蹐堦下時始仰首識王先生也案旣上當事不悅平反蹙然首鼠故爲抑揚仲公曰清議可畏名節所關利害何足怵于是緹騎入閩仲公偕某怡然就道人謂仲公曰子執義不回不貽太翁以憂乎仲公曰吾受庭訓爲法官知爲朝廷執法元祐之碑適足以資達者笑此行寧不

足以披肝 英主正所以承父志也而太翁聞之亦嘻然曰吾子能執法不違吾訓負

朝廷吾豈滂母不若乎否塞何足問時與先嚴過從且以溫言相慰曰事果直子無患

天王睿聖無外直臣者終必白會晤勸勉三年如一日兩老人麤麤白髮曉烟夕照扶杖引領蓋無日不望吾兩人生還也乃先嚴神傷于內溘焉長逝太翁哭之失聲豈可得之尋常友朋者嗚呼痛哉殆黑獄已成 堯心三宥必不從司敗請而僅收其田廬于是仲公三經四庫盡登公府之籍昔人所稱破家以容儉解印以從咨者不幸于今再

見之未幾而太翁訃音至矣可勝痛哉某私念生平積何辜愆積何因業禍之所發上延雙親自受不已乃至貽人遂使仲公生無以見其父太翁歿無以見其子亦如某之于先嚴也者嗚呼痛哉某之罪擢髮難數矣嗚呼痛哉某只一弟奉先嚴之命急難都門先嚴之逝也只數弱孫代貌諸孤躡踊于旁且是時某方在刀砧觔觔際家人懼某速歿匿不以告越十餘月而始得一呼蹙雖數時鬱鬱猶忍而擁蔽絮供脫粟而太翁厭世時長公季公依依在側哀禮備至是時獄旣奏成凶問計日而至故仲公之哀毀得以直達其私此其煢煢之

遭余兩人固無擇別而于同一慘怛中猶得以少
慰吾仲公焉嗚呼天下有爲人子而生不能嘗湯
藥沒不及視含殮如吾兩人者哉此某與仲公相
持雨泣伏地失聲肝脾摧裂不願復生也所幸宏
開湯網某與仲公見星而奔某盈篋之書幸白仲
公持平之念卒申則仲公排衆囂而獨立亦但奉
太公之教執法奉公而已豈輕以父母之身徇人
者哉敬輿長孺當年亦不免于放廢然昌言讜論
至今不磨太翁憾不少畱以覩人日 雞詔也嗚
呼痛哉仲公祥琴一御自被 環恩而長公季公
六翮已成奮飛有待太翁又不少畱以視于門之

高大也嗚呼痛哉太翁今歸觀黃山先嚴亦卜兆
鍾阜某操卮酒哭奠太翁前太翁與吾父其同飲
地下耶其以兩貌諸孤生還爲幸耶嗚呼痛哉兩
貌諸孤竟生還而兩老人竟不及見也嗚呼痛哉

祭靖公弟文

年月日時亮工弟靖公太學以疾卒至晦日弟亾
七日矣疑其不亾乃予親視其亾矣望其復生旣
七日矣不復生矣亮工乃率男在浚延建都青與
室人兒婦輩謹修家祭拭淚爲文告之弟曰嗚呼
痛哉弟遂沒耶弟素健無疾貌又端好相者言當
多壽卽疾而精力足以勝疾豈知一病遂沒耶疾

始于客歲之夏但淡悶耳尋復愈愈乃復作弟以爲健足以勝疾不以爲意也及冬以予突挂飲章憤且鬱逮今春予下吏議又爲予祈之神稽之衆奔走呼籲無寧日憤鬱益甚過勞于心力疾乃大作不甚耳醫者言恒以已意治妄男子引草澤醫來藥不辨方又無主使弟乃自任任之卽予爲調參朮者數十日亦終自任不任予也然予亦以弟素健與其或起豈意卽沒耶嗚呼痛哉弟少予十歲兩尊人以弟晚得又予先通籍心憐弟不能博一第以自顯恒爲弟悒悒顧弟殊豁達不自悒悒也恒寄之酒以稍舒其志多從酒人游人多謂疾

胎之酒然罷觴政者近且三載矣胡爲歟嗚呼
痛哉弟沒矣予今哭弟無可以慰弟惟以予所欲
言者慰弟弟其聽之黃流沒汴叔父與兄弟輩從
波臣遊者凡十數人親串又難以指計而弟幸無
恙滄桑後弟素所交遊或鋒鏑歿或意外觸法網
歿歿之事不一而得全者少矣弟避難返豫章依
祖宗墳墓又值金主難作吾族之被戕者多矣而
弟幸獨全士人窮年咕嗶白服終者纍纍矣弟卽
不顯嘗補博士員又登成均堂矣士人窮年兀首
求一語足流傳弗可得弟有韵之言頗爲藝林重
且有推爲五字長城者士生仕宦家身不通顯但

思效持籌狡獪而弟頗自愛亦頗能自適居六朝
金粉地垂三十載不一字通公府佳山水勝地名
園月大花酣亦無不隨時領略卽聲歌艷麗場亦
未嘗不藉以陶寫四方之士無不願交弟弟亦樂
與交以故人多就弟弟雖貧然三十餘年亦未嘗
不足供賓客身雖不上壽而幸畢兩尊人之窀穸
且兩尊人之棄予兩人也予在難弟急予難皆不
及含殮予與弟抱終天之恨今弟之沒也妻與子
與孫同環繞于彌留之際是我父母不能得之于
我兩人者弟乃得之凡此皆予哀痛之餘強爲思
維以慰吾弟于冥漠中者不知弟有以自慰否也

獨痛父母生我同胞兄弟姊妹六人第三妹先沒
二姊亦繼亾去歲之春老孀姊又以七十病卒矣
今弟又云亾四妹遠在汴上弟之凶問四妹尚不
知何日聞之獨餘一我撫棺哭弟老淚縱橫悲我
父悲我母悲我弟得從父母于地下而予猶負大
誓子影悲號于人間世也雖欲不腸寸寸斷何可
得哉何可得哉弟事兩尊人孝待予恭值予南北
兩大難皆嘔血從事居鄉里有直聲多惠澤待友
朋諍至盡而意常若不足沒三日合內外僉曰如
此人乃遽沒耶乃不上壽沒耶乃天之報施不爽
必有子孫昌大其門戶者知與不知皆出一口弟

聞此耶不聞此耶弟如聞此則真可以自慰矣亦
可以含笑九原矣嗚呼哀哉尚饗

賴古堂集卷之二十四終